尤菴集 二十一

書

尤菴先生文集卷五十五

書

與朴和叔 世采○庚子七月

日前蒙幸私心每常存之以爲一番出脚固是妄發而亦不虛爲此來矣旣歸蓬蒿則馳義倍切而顧以蹤跡危䠊不敢以姓名輒通於几案之下矣玆蒙遠賜筆札撫存之意溢於紙面雖則感喜不知攸謝而只是執辭過謙是則不任皇汗之至頃日事置之勿復道也第不無自訟者平生眼不識人帶累得多少人此則差與外人道也時烈屛伏窮山一味病冗鑽紙工夫亦嘗間斷進乎此者蓋難擬議矣昨者竊不

勝嫠婦之憂敢因辭免之章略進葵忱倘有以當
上心則九死猶甘第於義理之歸當否如何幸高明
之財教之也繼此以往如有可相告者浮文末節切
乞悉行刪落只以樽簋用缶之義相與則此亦不敢
以承聏日淺自嫌而悉布腎腸也餘暑尚苦倍加保
重以慰遠誠

又 辛丑四月

區區戀德日深一日連紙一札褫到病邊欣瀉之私
不容名言第詳來諭則半從扁佗家出來宜與拙者
看矣竊不勝相憐之意也此元來半死人比又以兒
子喪其生母於染厲仍坐在裏許不免水火此豈父

心之所可忍哉以此煎熬度日日覺舊病之添加而
亦捨去不得苦事苦事栗谷年譜昔年猥承師門之
託考訂諸書略成頭緖只是識見卑陋文字蕪拙其
義理肯綮處旣不能看破又不得摸寫玆欲求正於
同志者久矣今蒙勤索正符鄙願然尙在初稿半是
滅乙如非自己心目則誠難着眼矣當俟憂患出場
別寫一本拜納也所有文字未知奚自而名目云何
涪翁灑灑一欵屢出而各異雖有參差大綱不爽則
事證不厭多也若或先蒙寄示則尤好矣近思釋疑
亦嘗叨與校讎之役曾見吾人用工則日前如未嘗
經一手矣奚但如掃塵而已不勝歎羨此何等精神

骨筋而乃愛說病字耶所遭變禮愚昧之見終始如此盖非盛德之人則誠不敢義起稍有可據據而行之庶幾寡過耳昨者吉甫又引從孫被養者以難之已報以瞽說早晚當徹聽矣餘不能盡天時向熱倍加保練以慰遠誠

又 癸卯四月

相去宿眷阻面不須言而書罕亦宜矣然慕用之私則不翅深矣昨於褫中恭拜惠札縷縷示諭實非尋常撫存之比累日誦玩眞錫百朋也爾後侍餘學履尤勝時烈家禍未殄家兒季子爲家弟後者正歲夭死前月埋葬悲念莫逮只切摧割養而先表蒙賜訃

示甚知不鄙此小者猶欲救正其不逮可見仁人之心恨不得致身几席日受頂門之鍼耳先丈文字猥承俯屬之意窃増皇縮此高門大譜尤難易易名文偉筆世自有其人何須委此不似之陋漢也然執事如以為今世慕義者雖多亦無如此漢之甚則抑可謂云爾以此受託則亦或庶幾焉爾第茲事體大更加商量如何兩賢年譜看來勘去愈覺疎脫可知此甚不易事也所諭記實一部豈栗翁後人所藏者耶此則今日所修全本於此矣李淸州封事云云曾未聞知幸因後便録示如何如何餘天氣向暑緬祝加重

又 乙巳十二月

久不相聞秋間託金生萬增拜一書仍有所稟未委登徹否伏惟閑居味道日有佳趣恨不得一近觀善之末以受頂門之一鍼也未知見看何書眼目所及灑然破竹否此益覺辛苦少無悅豫意思故咀嚼未及偸心先生此殆不得其要而極力强探之致也未知何以則能治此病願聞藥石之論先表訖不能脫藁盖不敢容易遣辭重犯僭踰之罪也千萬恕量如何

又 丙午

君臣之義雖曰人屬實根於天而忠愛之心亦不能

自己者也故其分既定則不可輕離而易絶也況如賤臣者受　先王罔極之恩欲報之於　聖子者其心豈有極乎特以不得已而退歸而其葵藿之憂則未嘗以進退而有間也以故雖不敢隨事進言而其有大段繫國家存亡者則不忍不言以便其身謀而已粤自庚子以後所進之言是也蓋繫國家存亡者則朱夫子亦許儒生論列愚雖無似思報　二聖之意與儒生不亦有間乎然從今日以後則與前日有大異焉者如是而更言則是病風喪心之人也君臣之義雖曰至重亦何可全忘羞耻也哉如是不言然後乃安於義而心亦無所歉矣亦可以有辭於　先

聖考矣蓋前日言之之時非不知有害於身圖而有不可暇顧矣今日之不言亦非爲身圖而有所伸縮只義不可也愚雖不敏所見如是自以爲不甚悖於理矣竊因小輩聞之則左右以爲未善竊恐未能舒究鄙意而然抑恐别有正當道理而此自愚昧妄作也思欲一叩而未逢的便訖未果也今因孫兒略此

又 丙午十一月

罪名甚大自此年以來京裏書固稀今春以後則尤不敢以一點墨與人此意知者知之幼能其一也今茲拜翰以前書之稽謝爲詰仍有峻文之加固知前言之戲而悚側亦深矣然自謂獲知之厚不異於幼

能矣今乃不然然則亦安得無憾也好笑好笑此夏秋
以來塊處西原之華陽洞盖自料餘日無多而埋頭
書冊不可了其十一故取其靜便朝夕觀玩或有忻
然會心處則又恨其爲計之不早耳只是此洞遇主
人不甚善玉澗蒼屏盡入於深文重究中每對之不
覺顔騂而背汗也昨者尹子仁來相守數日盡出和
叔暨養而書見眎始則如鷩曲木也旣而漸覺餘韻
襲人駸駸奉閱眞如揖讓乎二戴鄭賈之間辨質其
同異疎密而又旣而則自笑懲羹者尚不吹虀亦笑
和叔養而之故作皇甫度遼也伏想共發一大笑爾
汾西公文字猥蒙見託自顧人地絶不敢承奉而復

蒙以事契要責則又不敢終辭敢此僭諾耳先尊丈表鐫久不能作非敢緩也今世周益公正不易當而亦以安且成三字未得於陂上耳然終不敢孤盛意要不出今冬爾所贈二律諷詠屢回不覺心爽而氣清信乎詩教之令人歆動也厚賜終欲奉報今年米粗之外增一債矣只晦齋翁以對山無詩自詑此莫或爲今日妙法耶天時已寒更乞加重以慰慕用之誠

又 戊申二月

嶺疏以後益不以人類自處又去歲同氣及女兒連喪大病隨發秋後少歇而尚未全脫鬼關兼此三者

來書數度闕然不報固知雅量之恕宥而罪悚則常深矣茲者復枉手帖存問死生而至於耑指如非至意何以及此感戢之餘還增慙懼仍審荐遭重慼不勝驚慘之至朋友間如此事故尚不得相聞尚可謂人理中物耶自悼自悼先銘草定已久欲令兒孫疇錫親拜以納躬聽訂示而仍欲渠之因緣請教也渠連有事故醞洞具生方來此相守自謂出入門墻故擬於其歸附呈矣今逢此便故敢再拜以上耳只元來孤陋又病思衰落其不成樣審矣幸望勿拘顏情可捨則捨之猶或可取則或籤示其可改或令全改則惟命之從耳前書宜復來使甚促當俟後便然其

中所責泉漳事無一言云者辭嚴義正敢不承罪然以私義言之則去春偶然妄發之後七諫相繼竄逐而賤臣幸免然豈敢以倖爲幸而自比於平人復敢進說哉雖馮婦亦不肯也未知如何如何惟今日尚屬自己者惟古書而已極欲與朋友相講適見退溪格物之說妄有所疑冒及於幼能而求教矣未知此友曾與說及否如蒙剖示則何感何幸所欲言者甚多此數日觸風增痛力疾僅答玆不能究宣

又 戊申十一月

歸自西輔因人聞西出坡山以爲學遁之舉此滄江趙丈之遺矩此亦歸思日切一朝渡漢則更無相逢

之期以此旅懷甚惡不料令胤袖致兩度惠書諷玩之餘不覺沉痾頓除也示諭誠荷不鄙此等義理誠冷煖之比飲水者己自知之矣大抵吾友自廢雖因先大王嚴旨而此非大防所在到今則只以疾病爲解如何若其稱謂則伊川先生恐當遵用然亦且慮其終而行之似宜矣荷相與之深敢貢其愚悚仄悚仄先銘俟病間始當如戒矣家狀第垂示如何

又 庚戌五月

麋鹿之性草樹外無所知識偶有見其面目者則鮮不唾之而去矣玆故杜門山間只成孤坐不料日者執事命駕數三百里惠然臨顧屢日留連蔬食菜羹

略無難色自怍此漢何以見遇於執事者如此而又竊喜南山對床之趣藹見於今日也只恨奉別之日家無人馬不能遠送如南軒之楮州耳兒子來歸傳到手札備悉稅後起居康勝甚謝甚慰此只如宿狀而頹嗒日甚向上事固不敢言而只須埋頭書冊爲可愧也先表皆依籤示改定以呈盖聘翁於魏公狀一用敬夫文字則今日相信之義不可謂無所受矣惟是直據妄見不復忌諱者並蒙印可仰認寬平正大公天下義理之心誠非小人之腹所能測服膺企慕少祛狹小狷滯之性則爲賜誠非淺且尠矣三世表額亦牽率仰副第謹嚴處不敢放意猝趍軌途頓

失故步故尤不成貌様取舍之極亦在執事財之也餘暑甬加重

又別紙　壬子

麗澤之相資在少時尚急况老來精力已衰之時乎賤拙自少受益於同春者多矣此兄中年以後一以斯世爲心講學則以爲餘事故更不能相聚而有獨學之陋矣今則並其儀形而失之悵悵踽踽無與爲宗矣其敢望和叔於千里之外者曷可涯量哉適因公山人聞有内浦之意未知果然否若爾則亟當相就結茅以爲對床畢命之地矣此非等閑商量也假如公人之言虛妄則此心更無湊泊矣曷勝其憮然

失圖乎顧幸自量筋力可任鞍轡則當進詣見令清寓而只以穿過都市爲難若清漢以南彼此中半處討一靜處相會數月歲以爲常則尚有愈於全不相會之特矣未知有意否乎固知此計齟齬難諧而如待盛諾則此漢之携書出脚甚無難矣然終不如內浦之爲穩便而長久也千萬黙禱

又 別紙 紫雲碑文修定往復

第一条曾答大學士問以爲不著姓氏獨稱鄉貫在韓公碑誌中如劉統軍昌裔誌鄭郎中羣誌皆然其餘尚多有之盖其題而已稱其姓故不須更舉矣今於題面亦當曰栗谷李先生故如是矣

第二条仁曾已改和此人雖官位未顯以其賢行名於一時行狀之稱以名賢無乃得稱停耶

第三条大期本出馬史盖謂十二月也盖似聞先生十二月而生故用此文然既無其徵則改之似當改以期時如何期時亦馬史也或作至期亦無妨只在取舍之如何耳

第四条期歲仍存恐無妨或病其太斷定則歲下添許字如何

第五条外家祠堂其重在禱不須分別其家祠堂未知如何來示所謂行禱豈用儀禮行禱五祀之文耶五祀非一處故須着行字今只禱于祠而曰行禱未

知如何抑來意欲作施行字看耶更教之
第六条先生入山之意見於留與友人書其自訟疏雖有以妄塞悲之意非主意所在矣乙亥從祀第二疏張谿谷論之甚精當此不可易也然自訟之疏既已云云故略添其語而因以見內憂在其時蓋文勢自不得不如是也
第七条訪退溪依添
第八条九塲壯元何足爲先生重而必稱之也每笑前後人之以爲大事也
第九条先生疏所謂辨優劣容姿服飾非漁色而何抑別有所見耶更教之

第十条退溪諸賢依添

第十一条侵虐新進此事實是吾東醜差之俗故先生至斥以胡風何可謂甚微耶必欲表而出之者今雖未能革將以待夫後人之知禮義者耳

第十二条導率與學依改

第十三条依改然君德是泛論故牛溪取其中切要者而言格心不至於不成意義也

第十四条來示實謹嚴之義然朱子文字亦多有如此者仍存恐無妨嘗記朱子曰帝方大用而敬夫死矣又宋劉彝對神宗稱以臣少師安定先生對人主所稱猶如此況自後人記事之文耶

第十五條陞拜承旨條添而上文三代改以古昔
第十八條上責條删當初鄙意欲見先生至公血誠
雖被　上責而不止耳
第十九條立祠同居條添
第二十一條文正文純條改
第二十三條衛道之文條删
第二十五條進德修政條改
第二十六條條改而朴公以下仍存當初鄙意此一
欵實先生見疑於先輩如沙溪先生亦不以爲是當
者故欲以明先生本意實跡耳
第二十七條廉退郡縣條互

第二十八条人心道心學校模範依改

第二十九条啓陳六条依添

第三十条裙撫依改

第三十二条依刪當初愚意欲以見先生公忠懇篤之實矣

第三十三条嘗曰依改

第三十四条官居相吊其出處雖不甚雅而當時實事如此引用何妨

第三十五条禪學依改

第三十六条齋莊靜一依改而齊明作虛明

第三十七条重字恐不可易若以下文自任之重嫌

於語疊則當改任之重爲任之大矣
第三十八条整庵雖不可與陸王同條共貫而其論人心道心大與朱子相反其自分派流甚矣故先生嘗曰寧爲退溪之依樣不爲整庵之自得愚則以爲其弊甚於陸王盖其彌近理故也然若以爲不可與陽明班之則整庵二字删去爲當
此間有一条盖論先生辨論諸家註說之意而其末有要訣寂寂惺惺之說逆之稍勝十三字莫知何等意故不敢爲說也然槩觀主意則以先生未嘗有成書以論諸家註說故欲改原文也第先生之論辨諸家得失散出於諸書者甚多且口授沙溪先生者不

可勝記又其最要者與退溪論中庸小註者也其有功於後學者不背此何可泯沒而不稱也

第三十九条橫渠明道互換似當至於伊川則非惟先生氣象絕不相似雖以文言之伊川之文朱子嘗以爲乍看不好久看方好非久於咀嚼者不知其味若先生之文則平鋪明白渾厚流通恐不可相況也

第四十条凡作文之體固當由輕入重矣亦有極論其重處然後略以零碎者輕輕收殺以盡其未盡者今此上文既以諸先生之說歸重而補貼以衆人之見恐不至失序也

第四十一条所可及依改

第四十三条先生尊尚最在晦翁故此文主意都在於是今將發最所尊信晦翁夫子一句而於此併說洙泗則大駭人聽矣
第四十四条雖未四十此語貼說於道明德立則誠有病而其主意則當聯下句看矣
舊碑固多招議然至於踣其已竪者則愚不敢與聞矣當初請於白沙實先師之所主而先輩諸公共加商訂今何敢遽爾揮下也若如來示以新續舊則似甚便好然略叙其故之時必有疵短之語此莫甚未安否愚意雖二碑並立不至如孤竹會齋之繁縟則恐無妨矣又記韓文公徐偃王碑有前碑之文黃陵

碑亦有前後之證古禮固有二碑者矣然愚意略有所思者朱夫子衣冠之藏未見有碑文或有之而不見於實記年譜耶而婺源朱塘晦庵亭祠堂有宋許月卿所製碑今此新碑或樹於栗谷花石亭或樹於紫雲書院如何如此則事既有據又無新舊相礙之嫌而第恐衆議皆已定於墓下一朝聞此新論必不肯遽爾回頭未知如何幸以商議於可議處回示如何

又 癸丑六月

疾病比甚頓無陽界上意思忽於昨夕閔氏哀傳致前月二日坡山所惠書及諸紙伏枕披玩殊覺沈痾去身也今日世俗紛紛既不堪掛耳又不干己事惟

此等商量實老境開心明目之一端而屢蒙執事不
鄙有此絆復實不勝感幸之至也惟是閔氏家變禮
始謂既有朱夫子明訓則自可斷然行之矣不料辭
說紛紜至欲於閔氏喪除後將施罰於學宮使之不
容於人世云則眞所謂歡賀擧進士者且得罪者而
既無韓文公見識筆力不敢與之爭辨則只合咋舌
自訟而已今見執事所編冊子則該貫分明似可無
疑而亦安保其塞人口而厭其心也謹就冊子上附
見瞽見之一二幸加參證而更教之也　聖考園陵
聞已定　遷奉之計云賤臣愴悍隕慟之意何可涯涘
誠如己亥五月之胥腸不敢有緬之之心耳遷徙之

計愚以上游爲得者一則便於藏身二則喜於地勝
若其可食之地則曾見李季周書以爲嶺東土田半
月耕只直一牛云若是則雖曰白地而無餓死之理
矣若以元龍百尺爲怕則當出爲世用何必求此閑
適耶大抵吾儕前途可知極欲相聚於不遠之地雖
不得朝暮相遇或一月一聚或二月一聚相與講所
未聞得所未有則庶不爲虛負一生故曾獻其說耳
大碑寫染入夏來無日不病欲俟少蘇之日矣不料
彼中事到手頭也如是矣謹當從近自力因京便託
之復亨而轉上不須專人以來也汾西公文字在懷
時副上故此無草本如或令尊從姪録示一通則當

以來意點化以還也紫雲院事及南冥碑草切望終
幸之也
又 癸丑七月
問聞阻濶戀慕可言即玆老炎旅中起處如何見看
何書此久蟄深山了無一事自有 陵寢事以來復
遊羿彀中眞所謂鹿在山林命懸庖廚者只得任之
而已曾因兒子所報聞執事不鄙陋劣復尋前言有
許以兄弟之嗣下誠忻幸又仰高義不厭冷落也只
三族之不虞有不可預幾而老妻之病又有朝暮難
恃者故曾因趙復亨使之替達鄙意此實晦翁於潘
氏議親時模樣也未知登徹否若在八九月則甚便

故依古禮日子自此涓納少爲前却則在執事財之而已古之六禮朱子只著采幣迎三禮於家禮然今日則納采之禮又似浮文只從納幣以後依家禮行之似宜幸須量教如何所託碑文寫染入夏以來無日不病只於平朝稍趂時寫得十許字以致遷就之久想費佇待愧悚愧悚今玆呈納如不欲棄則須倣朱夫子與詹帥書爲之如何所欲奉質者甚多而方承

誌文之 命禮官在傍倩草不宣

又 癸丑八月

前月便回承拜覆書且審多少示及此實窮鄉謏聞之幸也即當訂稟以爲受教之地而乍出懷鄉人事

之煩已非山中之比而仍有寫誌之 命妄竊以爲
此事係是 先陵而又有召役往役之義故去聘觸
熱作行中路忽承 新命不免中止祈免幸蒙 允
許而昨到東湖則疾病大作不可承事故又上章乞
免寫役計將得之矣首尾事端如此始意遷就若 缺
深井常自恨歎而已卽日秋闌尊履若亭瞻溯區區
竊聞近被 召命伏想久有成筭而不能無撓於靜
寂計活以是爲念耳所諭昏期固當恭俟尊命而竊
有所更禀焉者吾儕以臭味相求者無他只清貧苦
淡之守不爲習俗所牽也未知執事之所欲備者何
事以禮式言之則所謂同牢之設亦是壻家事尤不

當煩費盛慮也昨聞季周家以壻家旁親之疾亟進迎期已迎於昨日季周清貧無異執事矣幸望盡祛浮文進行於開　陵之前以遵家禮不數月行禮及小學不待資粧之備之訓如何然此亦實欲因此禀訂以知義理之如何而已亦不敢直遂滯見也諸教未暇詳禀只立後一欵於尊門最緊且急故先效其愚幸弁恕狂僭如何○收拾文字霎然繙閱執事不但有功於石潭門下其於朱門亦不可謂無功不勝欽仰也第其在語類者則恐不必載録未知如何後便更教之

又 癸丑八月

令念前入城伏見令胤所傳惠書旋承下答鄙書次第開慰無以盡諗時烈幸蒙 聖上俯諒微悰許遞職名故敢來祗事而又 命任便寫染旣可以安心調病仍亦以謝省外冗靜寂境界無異山中誠是拙者之幸也前詢立後之議將如何歸宿 行幸之期只隔一月駕前陳乞間不容髮而執事遠在宿眷外又以蹤跡之嫌不得撞着剖判殊可悶菀親事終不鄙衷雖迎期差晚亦不太遠謹俟更教耳 復土後許令昏娶在 初喪猶然今不須拘碍而第納幣前期非但古禮 國家亦有新頒欲於 啓殯前擇一日行之未知亦俟搬就墳菴耶商示爲望衣服之揉雖

是俗尚然家禮鋪房之儀亦有云云伏想執事因此見教故謹此遵依耳前日下示甚多仰禀者而寫役未訖訖後又當忽忽出郊以此意緒忙迫因循此久殊甚皇汗柒文見逸者得於華人書帖中録呈未知果是諸本所無者否並下示爲望來初當出楊州外西山展墓執事東遷若在此時則可得進候而事喜乖張不敢幾耳

又 癸丑九月

前書登照否想自栗浦攺轍東來而亦未得的信令人鬱鬱也此只爲祗事而來而事畢之後低徊郊坰遣此狼狽義當卽去而猶未忍便訣未知啓　陵之

前復有幾層翻瀾也前日易名之諭久未仰報雖縁昏忘之甚而悚恧則深矣先輩道德高下固有所不敢知者亦不敢輕易論議而惟子孫之於祖先則豈敢有善而不知知而不爲褒揚自取不明不仁之罪哉謚狀第當撰呈以俟進退之命耳幣禮今遣第二孫疇錫進詣以聽指揮幸賜鑑念因賜一言之教俾得終身行之如何親迎儀節謹用家禮抄成以納幸加修潤而示之

又 癸丑九月

賤孫歸得拜復書今又承問札知輒到城西密邇可喜第吾輩所遭真所謂無不有者而閔氏尤可矜惻

鄙意則執事之陳疏自列似不可已而但未知外議如何耳言人人殊而不從則謗生焉此使人眩於奉行者也文字極其該悉可謂今日之公案只略有煩絮處稍加刊削則尤好矣欲以何日封進耶鄙意還歸坡寓使大哥來呈則無礙於事雖使政院不受亦無維谷之虞矣若執事自呈而政院不受則相持之際取困不少幸而入啓而 批答久靳則去留狼狽莫可收殺未知此等曲折已入思量否親事從前催畢者正以老妻多病未保三族之不虞故也固當有進而無退執事如欲久於城底則起送宗子於彼爲主而行之似好不然則仍遂搬取家眷於城外亦便

只在量處之如何耳立後事只得向前擔當得朴叅奉許爲狀頭則思過半矣 獻衛時則雖在待罪中路次望哭有何不可淸風所陳父死葬前云云雖未見古有此文大槩其意則自儀禮以至通典多有不忍死其親之語淸風之言雖有出入而大槩則是故早疏如是矣

又 癸丑九月

再昨書想蒙登照凡百未聞如何菀菀無堪最是親事必須早賜指揮然後可奉以周旋幸望諭及也女冠借送雖未知與家禮所謂者同而聞其出自中華文獻之餘其視今之詭制則甚懸矣用後卽還如何

副本有所删定否此一味皇縮眞所謂畏約無窮時者柰何柰何

又 癸丑十一月

日夕相念羅友忽至傳到惠札披慰亡量矧玆警誨之意不翅諄切甚恨奉承之晩以致顚躓也第惟今事實非激發只緣　舊陵外面微有水跡外裏面絶無可言者而無端奉出　梓宮俾我　聖考不得安於已安之地賤臣隕心痛骨而以形迹之隕穫終於泯默而已則其不忠無勇甚矣以故自列其罪狀矣不料　聖上以此爲大罪也然更欲辨白其一二則似非臣子省循無辨之義朱夫子至以私故人之財

而納其尼女受以爲非誣況今只有 嚴批而已乎
今於來諭所謂洞釋上下之疑終不敢聞命也此間
適子仁遠來而此自月初重患特令轉輾沈痼今則
遽到危劇之地何暇念及於討論文字哉只偷少間
之時僅證粟谷年譜一遍今以呈納幸更加參商俾
歸至當如何大抵鄙意欲詳來示欲簡詳簡之間裁
取其中則庶乎寡過矣今作太學士書俾以空冊及
寫手執役於執事幸勉賜指揮俾寫一遍以示則當
更與子仁看詳更禀也南冥碑文依教改正而一二
字不全是來教之意幸復加裁定而因以報於曹天
安如何其餘諸件事當俟日後耳文會記文謹與子

仁商確以呈恐以燕石而亂隋珠也上游之計將如何令行從受台指點歷覽數百里形勝其清絕明秀殆東國之上乘也又便於轉入嶺西以爲避兵之地和叔如不變始計則此決欲移家以從之耳雖相去四五十里猶勝於遠阻山川也

又 別紙 癸丑十二月

聞驪以閔禮有所論說張皇震曜令人神喪可蒙投示耶渠思有以易天下而執事欲諱之云竊有所未諭也尹友文字病間可以草稟矣第於尊所撰行狀頗有更商量處以其大者言之則渠平生不稱官銜自是渠之高處及聞贈職命下吾謂其家人以爲

若謂 君命不可違則生死何異生旣不稱而死乃
强加進退無據矣其家不從而竟以 贈職書旌題
主矣今尊又於其狀文亦然未知有其說耶願聞之
乙巳年間與吉甫會於山寺草廬亦至余謂吉甫曰
兄於驪尹近日所見如何渠便答曰彼便是黑也陰
也小人也余曰然則兄交道如何渠便厲聲答曰豈
有以爲黑與陰與小人而不絕之理乎余曰兄從此
灑然矣其後草廬謂余曰吉甫外雖嚴正內實虛怮
伊日之言未可信也余責之曰寧有如許吉甫乎兄
誤矣及其沒有一可信之士自其門來謂余曰尹丈
於驪尹其交道終始無變絕交之言須勿信聽也余

雖不敢深信而亦不能無疑以爲草廬之言可思也遂於其初忌略綴數語微見驪尹取舍之說矣今見其家所撰年譜直以許尹爲可用而尊所撰狀文亦用其意且聞其柩過城西驪遣其子操文致奠云彼旣見絶而猶尚媕婀於死後者旣甚可疑而絶之之家猶不能相謝於顔情之間斯亦不可曉者厥後草廬來言驪尹聞見絶之語大恚曰吾先已不屑而黽勉相從矣云云或無乃其家病此而欲爲彌縫保合之計耶如此則甚疎矣大槩朋友處人倫之一不可輕離而易合彼驪尹處心行事果是黑矣陰而小人則明言絶之不亦善乎旣絶之後未見其改過革面

之實而依阿苟且反若與之未嘗相絶者然又未嘗於與聞絶之之人解說當日輕言之失此於鄙意皆有不可知者余於其無恙時既不能聞知而講質又於其孤不敢深言每以爲吉甫於此必有道理而愚淺之見未能窺測惟尊必能有所洞然於其間者顧聞其說焉其他小小處俟後續禀爲吉甫書以許尹並稱亦恐其未精也尹則自初至終不在於論禮矣許則當初只是禮訟故當時市南在朝其許可無異前日及其海疏發後心不能安自訟於三閔廬次三閔謂之曰尊意如此則何不上疏自明也許唯諾而起竟能如其言朝議惡其反覆出補外郡然亦

不至深非也及　東宮誕生後乃上國本未定之疏以爲恐動　上心之計其時大鄭相以爲此大禍之基極力折破曰　元子誕生之時卽國本已定之日由此　上心釋然邪論遂沮是則許尹始異而末同此不可不知也

又 甲寅正月

賤疾沉綿戀德益切忽於義洞褫承拜初二日所成書及數件別紙披玩終日益覺理致之精深德意之忠厚其所以警誨於愚迷麁暴者多矣第聞待勘秋曹無有窮時而　聖意益峻奉慮之深無以盡喩擬上疏意與鄙疏已上者大意略同自幸其不甚悖理

只不及來意之加密耳石潭年譜來諭誠然誠然朱
子年譜抄載大全所載者甚多苟於此有可載者則
豈可以存於彼而闕之也要之有關於出處之道義
理之要者則當節録其槩以示後人也但其支離繁
絮者則不可不刋落耳第俟添删投示也先師文字
謹當俟信便呈納矣比得玉山玄孫書則以爲家有
遺什若干篇願以附見於先生文集之末此意似好
亦不無前例故報以若荷録示則當與執事商量未
知於高意如何示之會成繼絶条録上賤疾視去冬
稍間而只食飮阻澁根本無可恃者如有內蕣外冗
猝然發作則必不支矣劣孫倘荷招致床下猥賜提

牖則何感如之只渠自其母死後未嘗相離今不見已浹月不勝老舐之懷勢須從速喚歸耳

別紙

美村狀題頭之諭謹悉凡述者只依本家所定而已然鄙意以爲此苟於執事意有所未安則子仁旣在朋友之列似當與之更商故前書敢禀耳至於某人愚於少時最與之親及見其吹索朱夫子淩駕東方先正之後則漸疑其所存時或相規則不翅冷聽然情意旣深故苟其相處於朋友之後及其喪禮以來則所論幾於上變至日早主貳宗此不待近日所著防禍源之文而已凛然寒心矣盖其意如此則吾雖

欲苟全舊誼而彼當絶之猶恐不嚴矣以故無事於
絶而自絶矣且彼傲然自處於大賢之地位而其見於養
而往復書可見矣其徒推尊又不處於顔孟以下則如我之
陋劣雖欲與於灑掃之列其可得乎如美村自始至
終勤勤懇懇不獨渠之相信又欲儕友之不相疑至
於晩年山寺之會始有相絶之語而其後所聞復有
所不然者恨未及渠在世時相質以去其所疑故敢
有前書之禀蓋謂有一種道理而偏滯之見有未察
窺矣今蒙刪定美狀之諭此則非始慮所到也至於
子仁則非敢疑之如來諭之意也意謂孝子之心或
恐詆訶及於泉壤而不爲已甚之事云爾竊有所禀

懷德書院奉安鄭文翼公金冲菴宋圭庵金沙溪四先生而配以李竹窓時稷宋野隱時榮此二公江都殉義人也今者懷鄉少輩欲以同春腏享問其位次愚答以同春於沙溪非泛然師承須依朱子所定濂溪兩程例當從配位且同春於竹窓稱門人豈可自處於正位處竹窓於配列而能安於心乎諸論或以爲不然者盖指坡院父子聯坐竹林栗沙並享而爲言也坡院竹林事未知如何昔年愼齋奉安遯院時吉甫欲依坡院例愚力主其不可之意竟從配侑矣大抵此事於此時元不須急急以致紛紛會以此屢及於尼儒非惟不信反以疑謗故於懷則又不欲開口矣

凡此數說願聞至當之歸盖偏滞之見每不敢自信而有此煩告耳

又甲寅二月

前月廿五廿九書今日一併承受甚荷不遺此亦上荒帖並遶會成謄出一段矣想今已徹矣先師所述紫雲行狀張數甚多無人謄取當俟後日耳承喪威荐疊此誠鮮民之所大恨固知執事之不自克也美村狀録非欲其如此删改只心有所疑不可不就質故敢有前書之禀矣昨見子仁書則有不勝皇恐汗洽也朋友之道固當切磋不倦若朱夫子則至於東萊没後猶憂歎不已其於知舊書札可見矣今如子

仁則豈不可與之商量然柔子不敢盡榮公事於東
萊則況於其父子間乎故只欲質所疑於高明盖願
得袪胸中之黑暗而無他今高明之刪改狀本若如
子仁意思則是亦不察卑衷也幸加財商如何朱文
拾遺見成規模甚好只恨偏邦所得無多耳賤孫荷
意至此感戢何極第恨渠至今不進丈席耳今使冷
節歷入水原祭其母而歸未前幸乞喚取督敎之也
請罪之章恐不可已毋論該院之捧入與否而在我
道理則不可放過也

又 甲寅五月

數日前付一書於風便冀其傳達矣玆因來价褫審

近履平迪喜慰無已此間女子之疾數日來略有生
道更看今日如何明欲就道哭迎　廞衛於砥驪之
間終若成行則第四孫者當仍使進候耳季春廿四
日惠書久未仰復蓋自後病故連仍長在熓煎中自
前月念後則此事特甚無暇於餘事故耳示諭所以
處驪者與曾西之所以處之者雖未敢知其如何而
第觀自古賢人君子若於義理少有歉焉則未有不
翻然廻轉使其言出於心者洒然明白也如使曾西
於黑白陰陽剖判之後其心旋有悔懊之端則卽當
日當時之言是吾妄發云爾則其心豈不如青天白
日耶益見君子不吝之盛德也乃不能然而旋卽有

書以爲吾非謂其人品乃指其議論如果指其議論而已則何以有相絶之說耶且以議論與人品界而爲二則孟子何以論知言而必以生於心害於政事斷然爲公案而至曰聖人不易耶此尋常所疑於心而不能自解故因執事所述狀文而略舉其事之相關者仰而禀質只欲解此心之惑而已不料其流傳太廣昨者沃川守來問以爲以尹狀之故多不平者然則其不平於心者不但子仁兄弟而已也不勝悚懼之至也然因此而大有所得焉者今來書有不討其近說愈肆而不能無悔於不敢復逼之語之教是盖其前則悔其輕絶而後見其愈肆則又以前日之

悔爲悔也君子之心不當若是其淸明灑落耶欽仰
盛心如得大訓不覺其鄙吝狷滯之意一時消融信
乎賢者之言有益於不賢者如是矣獨恨其不得以
是更質於尹兄則只有涕零而已然切勿以語人也
恐又生出無限唇吻也

又 甲寅八月

宋人所謂五情糜潰者自今言之眞是歇後語隕慟
則無奈而憂虞正棘奈何奈何誨諭之勤深荷愛人
之德也第惟賤心賤迹若有未蒙垂察者敢複縷瀆
焉當初山裏時傳聞張皇來自嶺外故然謂朝家決不相容
愚昧之心不能仰測聖考之寬仁終始無他故來

託所卜葬地以爲死則便埋之計兼爲待罪之地實
非揣量於義理之中也玆於十八日夕具生濟伯至
門傳說　大內遑遑孤衰駭惑是非得失有不暇計
而不覺出脚未及江外而　哀音遽至則中路還歸
情勢實難故雖仍至城外而遽近　宸極實所未安
故稟於大臣得聞物議不至甚以爲罪然後冒敢盡
哀於軍衛之外而卽出城外蓋不敢自同於餘人也
今日入參哭班之議非但執事諸意皆然而偏滯之
心則竊有所不忍者　大行時旣已待罪而未蒙
處分今　寢殿未冷遽以無能處　大行此豈心情
之所可忍也大抵臣子無不忍之心於君父則將何

所不爲哉今人不求人心所安之理而徒分義之說是尚鄙意則以爲不忍於所不忍者是乃分義之大者也若乃屑屑於諸奠哭班則賤疾方苦雖欲自力而亦不可得矣奈何成服前則雖將退去而筋力不逮自當如示耳凡此所言如有未當幸望更教

又 甲寅八月

無論義理之如何去夜突冷寒戰之症忒早而倍加寧有起發就道之勢乎只前後教諭之勤感藏不能已今兹 明受之辰天日清明祈祝之心奚啻華封之願乎依前待罪之後倘蒙 嗣聖繼照情狀則伊川西監之義庶得少伸而執事之教始可不孤矣

又 甲寅八月

據禮則當自奔哭日計六日成服而聞朝議皆以爲當與朝廷共成之朝廷之禮當遵朝廷之議然若有未安則當於別處待日滿獨成之爲是耶商敎之如何

又 甲寅十月

孫兒歸傳復書傾慰無已第江上所稟一無所答豈如東萊之於釋蘇二氏便不肯酬酢之爲耶今日一二輩投章擧朝奔迸此不是大事而大可憂者只在於此矣前日吉甫在時極言其不足憂愚每說此陽擠陰助之言也今日之勢乃至於此若論其致此之

責則竊恐有不得辭者也如何如何閱禮略觀大揆
獻議實源於夜行人而只其不斥朱子爲差異矣自
上判下之辭則竊已伏料矣執事自處此後當如何
聞上游之計差池可歎然遲徊近城之地則似不甚
宜矣栗谷遺稿家藏本略加籤禀此後不須更爲往
復直下財定以爲淨本也元監司所示語録搜撿不
得或在懐鄉耶然只以彼中本刪定如何所引程門
語録云云此固然也朱子語類則不能無取舍者見
於編次人之說況今所録難保其皆得先生本旨雖
得本旨而其所記文勢瑲澁以誤後人處則亦不可
不刪潤也未得面論殊覺遶然耳

又 甲寅十二月

時烈罪名漸至罔赦之地故席藁之地不敢暫離且郊班相近處義亦不敢竄遁故已以不敢動爲定耳前後勤教良感良感有人說尹子仁謂今日事是此漢絶人太遽之致實可笑雖脅肩求哀豈有見憐之理耶此於易只見見惡人之占而不見羸豕之象也可歎

又 甲寅十二月

復書荷荷孫婦行李安善喜幸不已三夜燭下思在常時猶然矣況此亂時心事耶然天理之常又當柰何只此秉天理明道學處略有逡巡底意思此則非

所望於平日者且驊翁常於東萊有不滿意者以東萊每於佛老不無低徊前却之說而不欲明辨故也尼友亦且如此以致今日使子仁極其狼狽顧執事毋令大哥昆仲復爲子仁也言之至此不覺發一笑也臂病甚苦不能成字

又 甲寅十二月

纔有書不復他煩所下兒子書有周旋配所之諭苟意動矣第凡編配之罰君上與主事者正欲以此困苦之以懲其罪若自擇便好之地則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是不順天理也觀於朱子答廖子晦書可見矣幸諒此意亟罷前議則東西南北惟其所處而

已

別紙

曾在山裏有鄕人李孝閔歷傳下狀且示其所得論辨立後說謹已窺度而其中竊有所疑於心者夫爲人後者必以支子程夫子豈不知有此分明禮經而猶爲獨子絶父後大宗之說盖歸重於大宗也是程夫子參酌禮律財度情義而立此大法明文以詔後世者後學固當遵守而勿失也執事之論則要以固守支子之說而打破程子之訓似若以程子爲不知禮經而輕爲之說者然其於信古守經之義則可矣而其於先儒所損益之道乃反有不尊良不從之歎

焉未知如何第觀今日一種人務欲探討高妙之說於古書執之以爲此外無他道理將以凌駕商賜掩迹今古正朱子所謂突過顔曾不數周程者也然此實驚天動地叱風罵雨之家法故世人便忻然向慕而以程朱爲陳腐卑下而不足師法此甚可怕可憂者此當共推血誠以救此弊不可反效其所爲而以助其勢也如何如何

又 乙卯正月

春寒陡緊伏惟旅中凡百如何瞻傃區區此幾時截頭或過嶺耶朱子以古人至不堪者持以自比則可以得力矣今日不須如此而不動一髮是豈學有定

力而然哉恐是慣見邵堯夫不恭規模而然也亦可發一笑耳執事前頭之計將如何吾則死矣惟執事得一寬閑之地養雞種黍以俟黑水功成治定而羞愧沒齒也

又 乙卯正月

泣下者雖見稱於騂翁而尚不如夫子無嗟勞語也來書可異焉負荆九原兩款恨不相對一笑也非久淳孫當尋入其時使之歷拜更惠德音如何

別紙

竊有所懇家兄卽世已久只緣衰冗連仍訖闕幽堂之銘盖欲仰浼崇聽者久而姑待兄子之入來擬使

詣門躬稟矣今者事機漸急且見汶上彈疏中聲說
執事姓名執事之安坐亦不可保故亟以家狀入褫
以呈幸乞垂憐焉此與顯刻有異執事必不以時論
爲嫌矣若於未死之前得見此事之成則庶得瞑目
於地中並乞諒察也空册二件二筆一墨以備草定
之資○布一疋朋友固有通財之義況以禮來者尤
無可辭之道故敢此冒浼幸乞鑑納時烈謹上

又 丙辰元月

履端增佑贊賀無已昔者書無便稽謝悵悚悵悚孫
兒所受十二分韻比來潛玩調高聲古皆自選詩中
出來儘難和之妙曲也況其辭致婉而直嚴而平而

規警之所寓亦使人有受用之地信乎有德之所發也且晦菴夫子雖不作詩謗訕而老去光華菼黨籍之咏乃發於己未之歲是羣小乞斬之時也若來詩所說並無譏切之語而有天際輕陰之體矣略有所和後當録呈也冶川先生狀文近纔成篇未及易紙俟逢的便呈納耳賤疾明是水土之祟夫如是故置得如是罪人正是相宜耳方閱朱子大全到難解處不免隨有劄録早晚淨寫則當呈上禀質也

又 丙辰二月

昨書早晚登徹矣其所冒禀幸望斤教也又竊有所禀朱子於東漢陳荀甚病其作一種議論終使羣戢

失身而至聚星贊則極其推許而至曰無可不可又並與其吊豎濡迹而稱之前後議論疑於不相照應其中必有微辭奥旨自與前論相足者而反復詳玩終未覺其如此幸乞高明詳究而見教也夫子之譏刺陳荀固非一二而南軒勉齋之論則倍加嚴截矣愚因此而竊有所疑於今日也夫聖人所謂中者無過不及而至善之名也竊聽於今日士友之論則不問是非得失只取不高不低不寒不熱之間以爲中殊不知當高而高則中在於高當低而低則中在於低寒熱亦然故朱夫子論元祐人物以元城爲中自今觀之則元城攻小人太强以至萬死之域可謂已

甚而朱子許以中道豈非以當時所處理當如是耶
今日只占便宜而自以爲得中此風一成甚可憂懼
未知高明以爲如何竊有此心敢此仰稟幸乞明教

又 丙辰二月

貴便歸敬修報帖及於小孫行略付候札矣玆者非
意承拜十六日湖海書若是蘇堤之日則必戒中牟
會晤之約矣惜乎其不能也周箕洛閩上下之分來
意誠然然周箕洛閩誠有上下而後之人孰敢辭下
而處上哉況如賤拙深山之一野夫耳處之於樵夫
田翁則殊甚着題而以今日事言之執事則落職而
任便此則自山裏編管謂之執事之季通則庶幾矣

孫兒敢不承命但禮及辰妻居側室不敢見夫則今
玆所教莫或有違耶若使彼人何問曰倆既誤閔愼
今又自誤云爾則將何說以解耶可發一笑耳孫兒
懶習未祛倘蒙提策得免於暴棄則其爲嘉惠何可
勝報也先狀已入前便幸須訂教所禀如何伏枕倩
草皇悚不宣

又 丙辰

遠承褫中書知緬禮已訖孝誠獲恔極用奉喜也只
前後鄙書煩禀殊多而一未蒙訂示既自闕嚮亦甚
惶恐也子仁云云此事到此益難爲言然此非愚之
憂乃執事憂也未知將如何而得其當也○聞子仁

於執事歸來韻中獨愛排抑豈善道一首云執事亦聞知否第觀孟子好辯章章下註則今日益驗其不我欺矣而諸君子亦知所處矣如何如何

又 丙辰八月

聲息久阻一味懸溯遠承惠書恭審誠孝佑神緬禮順吉極慰鄙懷陳荀元城之說甚荷開諭只聚星贊褒美之語恐未必如來諭之意也當時先生之所遭雖不異於黨錮然先生只以壁立萬仭自期許豈欲有人如彼之詭遇而以紓一分之禍哉觀勉齋語其曰若是眞丈夫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大臣屈辱以全其身哉勉齋之意卽先生之意則其不爲所遭之時

而然也明矣竊意先生此贊只用當時語以許其人也如無可不可是大聖人事而且用於大丘此是東漢所以稱高祖者而大丘道廣亦當時語爾竊恐秋月寒江等語亦是其時相與贊美之意故所以爲說如此也亦非如堯舜湯武傳心之妙如感興詩之意也然則凡所贊美皆可遞底而看詳也不然而以先生爲眞比大丘於堯舜孔子之大聖云爾則豈不是以辭害意之甚乎鄙見如此如未當理更以見教也元城事先生非以爲全體之中也只如夫子所稱强哉矯云爾當時問者只擧元城之强而發問故先生所答如此耳然曾以此仰稟意有所在徐待後日耳

文箕程朱皆非所論於今日者但程朱俱是侍從之官及其禍作則皆以野夫自處此稍今日可據之地而閒執事強以致之於文箕之地故前書有所云云亦非敢以程朱自處也第有可笑事宋生尚敏嘗爲筮之得明夷之需此與執事意㬠與之符豈執事所行合於神明可與酬酢而如此耶可發一噱也○荀或之子顗又爲司馬昭佐命當曹髦之變而至要其姪陳泰使附於昭荀氏之門何其多賢也朱夫子溯以上之歸之於淑之不能自立今日亦見此等事矣可畏可畏

別紙

冶川狀中論說非敢證議也其保清要於衮貞之時誠不能無後人之疑故欲有以發明而無明的證佐故奉禀於左右矣今承來諭及擇令録示諸說頗牖迷惑之胸矣思齋所書適符鄙說此則甚幸鄙說之不妄矣如執事所引晦圭二賢事則略有異同者晦齋之賢始不爲諸賢所知亦不爲羣小所忌而觀其作處則亦以恒調自處其當乙巳之變甘受郭司諫之啁侮後爲文成公之貶議而皆不能自解恐非冶川與靜庵並稱之等比而惟其晩年進學有大過人者矣至於圭庵則年輩差池未及與己卯諸賢同事則又非冶川志同道合相與周旋之比也惟元祐黨

禍後和靖龜山文定出處稍可擬議而當初未敢援以爲說者竊恐執事聞見所及別有分明可據之事故欲待其回敎而更加商訂耳若以爲非碑狀之體者誠或然矣然竊觀朱子文字則非但爲其人叙事而已因以明義理辨是非者甚多況此冶川所處其關於世道者不少幸更爲商敎則竊欲奉以周旋耳其付籤處從當修改奉呈也○零言序例之禀頗蒙採納可見撝挹之盛心矣第其原書連書外傳而其首末無所點抹故與中間本傳無所辨別此爲疵欠可與李星州商量而追補耶此書極爲史家之珍藏要爲盡善之歸則爲幸不少矣○賤孫俗習之諭誠

中其病此習是乃祖本來面目而渠擩染而然非渠之過也今渠猥傢門牆倘蒙解脫纏繞俾入於儒家塗轍則其何感幸如之千萬至祝

又 別紙 ○ 論美村 丙辰十二月 碣文

第一籤難己云云

勾銷原本明年以下八字故難己二字見急促令還存八字而城陷下加公隨宗班徃從入松公事定十一字則如何

第二籤遂定師生之義云云

此六字存之亦可刪之亦可只侯子仁財處耳且來諭益至二字語勢孤苦未知如何

第三籤宋公謂公曰止聖意也

依刪

依示略加點化○其語以下欲改云遂撮其精要而

第四籤其語曰

爲之說曰云云如何

第五籤

論者忖度之說固不足說然不敢信己而信人之說

自是義理之當然又安知此漢之尊慕執事不及於

高峰之於退陶也昔年嘗著白休菴文字全用文簡

先生說而銘之末句曰坡翁是述未知文簡先生復

起則亦將如何教之而其子孫及他人之觀之者未

曾有疑謗者今日則不然豈執事過爲謙德而使人
不得與於此耶且以文法言之柳子厚述其母夫人
銘全借其舅之說歐陽公瀧岡阡表全記母夫人語
至於朱夫子則於范文叔母銘全用盧蹈之狀而以
其言曰起頭以叙其本末於王迪功之碣全用章泉
之狀石室先生述鄙家先世雙清堂表亦以按狀曰
起頭古今文體如此者何限而獨於此議論之此多
者實未曉其故然來示如此故不敢不改弱固不可
以敵强亦理勢然也好笑好笑

第六籤嗚呼此和叔云云

反辭而譏之云云益見世人之淆薄矣然上文既曰

爲之說云云則此不可不隨而改故嗚呼以下止好
者也删去而改曰嗚呼匪諸賢而雖如無狀亦豈敢
爲阿好之言哉
第七籤
天關其年改以未見其止其下添入惜矣未究四字
承之以天關其年爲一句未知如何○允矣玄石一
句改以咢矣諸賢如何
末籤所引韓誌誠然矣至於龜山之銘則其稱道甚
重若以朱夫子所疵病者觀之則亦恐文定稱之已
過矣況五峰所與文定問答者特未諳其命意之所
自而問之耳非以其文爲不足也且其文之用不用

只係於楊氏子弟而已於五峰何關焉抑未知五峰
有所主張於其間耶其說見於何處耶此等事雖小
係是窮理之一端敢以奉質伏望詳教也至於泰山
喬嶽一段蓋有說焉記昔此漢嘗以嶺士之請冒撰
南冥文字也敢用聖人百世師之文若此一句只見
於孟子之書則何敢如此引用惟朱夫子用之於高
彥先祠記故雖用之於南冥而無所嫌矣今山嶽之
說執事旣用之於用處愚之褫借而用之未見其爲
大罪也凡此所言非敢自以爲是只欲奉質於高明
以開其愚迷勿惜訂誨千萬之幸也
心學圖因李汝九所示妄有論辨矣蒙賜商量且復

許以訂示極知不鄙何幸何幸大抵所謂學者不出於心而體用相資動靜相涵何嘗有判然而不相入者然其內外細大之分亦不無略有界限者此則似不當相混也朱先生所謂同中見其異異中見其同者眞可精察也

聚星說大丘初年事實出於救活邦人邦人之受其賜者多則自爲可與然律之以君子之道則未免爲枉尺直尋之歸故又斥其非執事所引管仲事恐爲精當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五十五

書

與朴和叔 丁巳五月

問書復書次第承拜傾感慰瀉不可名言因審靜裏體候淸健又深欣慶鄙家葬事以近報之急不免權厝於近地云雖是淺土入地者可羨爾所教變禮敬此承悉矣如季令之論太涉於葸豈可謂 聖主以有罪之故欲殄其天理人情也然近報如許此亦閑商量矣時輩聞之豈不竊笑乎承與後生講論家禮極用欽想其所論難若蒙示及則庶聞緒餘以開疑惑而不敢望耳今玆奉納一冊久欲仰質而或値傳

淺則必添一大罪案故趑趄不敢矣今則事機至此故不能終閟其所纖禀幸乞一一訂示如何如何蓋聞朱先生說學者之弊云着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左右顧瞻曲意周旋更不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夫尊畏前輩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愚自少時便知有此至論而不敢公誦者實有所懲惡處不欲以此助其聲勢耳若於未死之前得承明牖則眞所謂夕死亦可也此外則只望壁立萬仞以爲斯文世道之重如何如何統惟恕量○冊子徃復千萬秘之恐自嶺表或太學有發文攻之之擧也且願從速因的便還擲也

又 丁巳九月

前月廿六日下書乘褫來到披拜莊誦無任區區時事之諭正朱夫子所謂尤足疑畏者然亦不足措意閒也銅峴文字終蒙指瑕則幸矣某處紛紜果甚方生然朱夫子嘗與楊子直曰某尚且耐煩不如老兄激發慾懟之深平生每願學其萬一故今亦付之悠悠耳唯其文字則惟思其稱停得失是乃道理而前日下教之意似若苦於紛紛而使之强副者然故前書微發其端矣茲者蒙此明教若自彼復有所示則此本無適莫之意矣李君季祥之行有小札略稟質疑一段矣未知以爲如何也少孫猥庇宇下終賜提

教得免墻面則感德何可言

又 別紙 丁巳十一月

小冊中本末之說此是孔門大議論程朱二先生不作第二義看故其發明之精切如此恐不可草草看過也小冊本說必不偶然高明之是之者亦必有眞的之見然於鄙見終有所未安者除是但學小學則大學之道在其中者是何義理如此則聖人只作小學以教人可矣何必更爲剩語名之曰大學也幸於此處更加商量以曉困蒙至祝至祝

曾友文字更荷示諭無任感戢第每以紛紜見教此則門人子弟之通例雖以朱先生之於東萊贊歐陽

公之於師魯銘猶致後人之云云況在下品何敢望
免此乎且今日紛紜日深一日然五六年來耳熟焉
故心自安耳大抵愚於此事本無固必之意故凡子
仁所言無不副從而至於來教則尤無疑難之意矣
今更於其間復以穩字穩語稱停見教則雖十反十
復亦何害哉但執事常以總論歸重專在執事爲不
安故改本取用文潞公衆論題明道先生墓表體
此於傳示後人尤爲有力不知歎焉而復有所云耶
幸於後便詳細開牖也

朱先生所以處吳伯豐事此實聖賢大中至正之規
固非人人之所望然當時若使張呂諸人言於先生

曰伯豐没後其家受侂胄奠誄則未知先生何以處之耳子仁於此所言不能使人渙然氷釋故愚迷之見若信若疑終未脫膠漆之盆此非但愚暗難曉之致亦曉人者之未能明白洒落而然也春間得子仁書以爲自庚子以後其先人絶不與其人有所往復其一門人則曰其交道雖不如平日至於吊慶則亦相通問如此則益使人疑信相半然宋之諸賢亦有誤被京檜所欺者今日此事亦何至爲此友之大累乎惟其後人分疏之說使人聽之憒憒耳○鐵瓮事一切不掛耳口矣今承諄悉之諭不敢終默以負厚意蓋此友十許年來唇舌極多然愚迷之見有所不

然者故每對渠則戒以改勉而於人言則輒爲之揮下矣至於禍變之初人人傳說李懿錫之疏其意有不善者又有謂渠西行時所言於諸人者有不可曉者愚又以爲懿錫之疏何關於渠而渠之西行說話或是傳者失其意耳自初至今鄙意則只是如此矣今承處之之嚴之諭極用瞿然但於去夏得其書則極有曾非所料者讀未終尾不覺失笑如欲逐一供答則未必有益而徒益紛紛故但答之曰別紙一笑自是實事然自今思之此似非至誠惻怛之心而有嘲戲之意故不能無追悔而其哀矜憐歎之意則自初至終實切于中矣今若責以不能明目張膽以爲

救拔之計則誠所甘伏然此時此身其可以爲人爲此否乎惟不敢疑三字實今日穩當道理故將服膺而勿失也未知如何更願詳賜開牖以指迷道也不敢疑三字實程先生忠信之所發然其所用處甚不善亦莫有嫌否并教之

又 己未八月

德門不天罹此重憂理誠有不可知伏乞深自寬抑以幸斯文也老峰諸公次第剥剥將無所不至惟遜碩不瑕終受得輿之慶則世道猶有望矣所禀疑義終賜財幸仍許疇孫往復就正以歸於梳洗使後生蒙學皆知原書之可讀則知道者漸多而喙喙爭鳴

者或可以少息矣今此滅死者亦可無視而不瞑之恨也千萬千萬今於執事不敢破戒略有此號死罪死罪諒之○原稿竊冀於後命之前得見而不敢幾耳

又 庚申六月

猥蒙 聖恩有此生還天地罔極糜粉何報卽拜崇札傾慰無已第審體不甚健奉慮又深此間室存人非念舊感新不覺愴涕大全問目猥賜勘訂豈公天下盛心耶今日此事尚屬自己續當稟質也此書文老二公曾與反復已有頭緒今二公忽爲世用此將半道而廢惜其不成也敢告執事勿以蒙瀆不告也

又 庚申七月

前書忽撓中草草報謝迨今歉歉即於同甫便中有此荐下多少教意皆是淺陋欲請未能者銘感之私不容盡喩五月十二日 備忘誠荷 聖上再造之私只是所 宥之意非賤臣實犯之罪且 諭以自新之道而賤臣者愚暗迷惑全無改其舊新是圖之識量終難以仰承 德意且以爲毋望之災無可免之義至於毋望之利則意甚難安以故果有欲效芝老之意矣領右台頗不以爲然然心中則鬱鬱若有狂疾之發者然一朝觸動將有所挑發駭機者雖至復過重溟此心則將泰然而安矣十分斟酌之教敢

不服膺只鄙性狷急衝口之出恐不能禁抑奈何奈何大全問目功役浩大固知仰煩之爲難然此於斯文實有所關更願執事之終幸之也此事正欲速不得若旋旋下功則不至甚費精力矣未知如何遺書之分類昔年之所下功者而大未精細故嘗託之李汝九諸人矣今蒙月湖之示此可以甲管矣極欲承覽此本幸望從速投示如何如何去就之諭甚荷不鄙此事雖云冷煖自知然講服德義非一二年矣何敢終默以孤盛意哉比年熟觀考亭文字每於出處極有公私之辨其意盖謂自求安逸而無救世之心者決是人欲而非天理也今若進禪　聖學無使陷

入於小人之說則庶幾乎祈天永命之基矣功利之所及者爲如何哉顧以今日天下異於前時故持論之士輒以失己爲戒此亦不可不審也然宋高自稱構之日朱夫子猶出力事主如有其具而事若可爲則大人心公者似無不可仕之時以此斷定則最爲簡潔和靖之事恐不須引諭也未知如何僭易及此臯悚皇悚又念朱夫子不仕則不肯入京不過至於衢信而止既入則必任職行公故平生出處大節實如青天白日矣以故曾於尹美村詣 闕也以此止之而不能止既至大被尹某推許然至今思之愚未得其說也

又庚申八月

入山後再度呈帖矣今承褫中書未有關聽語豈或浮沉耶仍審秋霖道體珍衛欣瀉無已前日見還問目兩冊比者始得奉閱其精密該實（恐有脫誤）非淺陋所敢窺者終能輯合編摩以爲成書則何幸何幸只如愚者或能與於筆硯之役而顧於身心切實工夫甚覺其疎謬回視瞿然罔知所屆也安得一近几案親承旨訣以爲受用之地哉執事所被 恩命旣敀仍複未有間隙恐無出瑒之日也前書妄陳謬說矣早晩登徹必有汰哉之誚也近看何書曾聞一以纂述爲功此誠儒者之事然亦於長知見省慫尤實功略

有緩急之差故妄謂當看所得之淺深而有所損益也兩孫憂過高居而不敢進謁豈有所嚴憚如小程夫子而然耶大槩無尊德慕賢之心而然甚愧教導之無狀也他日竊欲負荊以謝也徵之竟以憂患攺轍莫來極用慨然適被客冗倚謝不宣

又 庚申閏月

時序向暮伏惟起居神相萬福 新命已蒙 許遞耶因仍無間無有解脫之期極知私義之不能安也然其中自有不輟之功則倘來者有所不能移易矣曾得四書質疑其間不能無疑者曾託子仁訂其妄意所疑之得失則皆有所答而儘皆忠厚老成恐有

無禮不恭之意此於淳德可謂至矣而於格致之功則恐有些可言者今並以質仰幸各籤於行外以開謬迷之見如何如何然切勿以示人或以此增一罪案亦不難也石潭語録二冊今始奉納覽後還擲幸甚

又別紙 庚申十二月

白川書院既有 恩額其事體略如朱子以前白鹿矣若本邑章甫如南中之盛則依倣海州紹賢之儀無不可者矣第既無藏修之事而日後徒爲薪刈之所則其爲悔吝不可言矣此在本邑章甫商度而爲之而已○楊氏程書分類承示幸甚當初不知有此書

卒爾下功孤陋可愧但揚編分別遺書外書以爲二編此則似爲支離而亦難於考閱矣須告李汝九崔美伯諸人更爲編摩合爲一書如何如何○養而曩日自處正好未知受謗者何事爾若其高陽吉祥云云自是少輩之深文想此友付之一笑耳第聞此友不欲絕其人至著說鋪張義理云此則似太支離矣至於今日則益無以自解於少輩此友只當以昧於知人自訟似好矣

又 辛酉二月

誨諭諄悉寧不知感只任世道者自有其人衰朽陳腐自合屏退而轉聘之間事機倏變更淹數日固知

如來教之從容而安知不如前日之爲哉古有循墻而走者想其走之之際亦必有急遽而顚跌者矣大抵以尊兄而觀老拙故所諭如此日後親見則當知此漢之不得已也行且見之矣謔語多而實語少此實先正之所戒而其習不可猝變想復發一笑也

又 辛酉六月

前書誨諭心常警悚無以自喩鄙拙去就自是胡亂鹵莽不成貌樣當初只係涪翁西監事而又以前日一番人以賤臣爲不欲臣於　聖明故不免一赴明命以暴心迹因以解士流日後大禍而遽値　國哀因循屢月則實非始計也及不能遽退則　國家

存亡之機實有所不忍恝視者故又不免力陳所懷
蓋竊自謂孟子於崇已有歸志至不受齊祿而其與
王言者無大無小無不罄竭至於朱子雖自外移外
而過闕之時亦於職事外無言不盡聖賢救世之心
不以進退遠近而有間也昨得金仲和書則見謂如
有退去之意則初何必干與　朝政又有一後生面
覩者如仲和而尤切此言雖亦有理而亦未究卑意
所在也其所陳請既蒙　聖上聽信意謂此漢雖退
諸公必能了當以救　君民之急其半途之廢實非
小人之腹所料也惟深所悚恨者竊聞其時此漢若
復少淹則尊兄亦欲出膺　聖命而終以此漢不果

云朱先生去就固非視元履者而尊兄之忽變此計或出於此則此漢之誤了一大機會者豈不爲千載之遺恨耶每一追思如不可自贖耳今書所教以爲有所模範云云者亦似略符所聞尤切皇媿以爲死馬骨不欲冒五百金而誤了千里馬之來其不識輕重之類甚矣愚意以爲時無治亂未嘗無任世道者今日當此責者捨尊兄伊誰而顧以一醜物之故有所前却耶竊恐尊兄自處之甚輕也至於稱謂則拙者之冒奉於執事者豈不輕於執事之誤加於拙者耶胡不以責於人者先責於己耶然俱非不急之察莫如兩相置而惟切己者相與切磋也

又辛酉八月

秋氣已高伏惟起處對時勝迪此曾入黃峽亦未免紛冗而徒有謀食之撓昨歸華陽復理蠹餘而所患胃症一向彌留似是死病靜俟而已最是與尊兄相去之遠蓄疑而不能奉質此實私心日夕耿耿者如有事力則不過八九日僅指往返而此不可得欲因京褫則文字之歷過京裏朱先生猶以爲不便未知何以則此路平穩耶賤孫久違教席放浪成習蓋無身教而然自誤誤人甚可罪也竊有所禀也每因諸少得見所得酬報則文字簡嚴有不能倉卒覻破者竊觀朱先生書牘則有不然者執事文字高則高矣

而於後學啓憤發悱之際則不得不更費心力無乃使人憚於問難耶今日世道之任專在執事而惟此一事似於用處略有艱滯故妄進其愚未知以爲如何餘在賤孫口達不能贅縷下諒

又 辛酉十二月

昔者之書未得詳報常用歎恨厥後因循以至今日則愧負尤甚矣盖不待垂問而所欲禀者何限只緣鄉曲人夥不無酬應之煩亦緣衰朽意思長時躝跚蓄疑積聹骨裏無非草木咄歎奈何前示七卷冊子竊仰爲斯文用意之勤惟春秋補傳云云其題目太郎當盖春秋朱子自謂不敢知而不敢爲傳註之計

故朱子以前傳之者至於二百家而朱子以後未有
聞焉豈非朱子辭闢之所致也今者忽見此題目則
不知者無乃愕眙而起爭端耶若易以集說或集覽
二字則名實相稱而人不駭目矣未知如何家語云
云誠好誠美其有功於後學大矣不勝欽歎也今因
孫兒竊瞯所得別紙所諭太極問答前日屢蒙勤教
而意謂所教者只是語録中所問故略以此仰報眞
所謂郢書燕說者也日者因白君始得見之則白君
明言其外祖龜峰之作而且有愼老所籤目夫李景
臨之跋以爲出於栗老者雖可信而愼老兩承栗老
龜峰之緒餘且其詳審縝密非常情可及其側室之

明敏知識非景臨之比則其所知必不鹵莽矣兼且其文勢句法酷似龜峰之作試以其篇題觀之則所謂略成答說以便看者殊似斷湍栗老文法果如是乎以此斷以爲出於龜峰也今承來示則又不敢直守己見也大抵此書無論栗老與龜峰而有功於學者則大矣何可不刊布也鄙意則於題目下略注或云出於龜峰宋某云云以示傳疑之義似可以便看下加一閱字恐不可已矣第一條末端所謂但邵子之但字不如惟字之穩貼亦不可不改第二條末端所謂且有理之有字非訓太極也理是太極也云者似不能解破問者之意竊謂栗老之文通透洒落決

不如是𡡉婀鶻突不可不更加修潤矣此等處想不少矣暫留刋役而更容修整未知如何石潭日記極有難言者故久未奉報亦甚惶恐盖此書只有正本一件藏在文元先生家而非徒不以示人亦未嘗語及盖此書非野史而實有史法故也至於愼老藏之尤密矣春兒始請見則拒之甚峻至於請之不已則始乃暫借而戒之曰一閱之後亟爲收還春兒不能承奉亟與少輩謄出一件愼老聞而大驚使之急急收藏其謄本切勿宣洩矣春兒又不能然以致今日無處不到無人不見此爲可恨然又至於刋布則尤似不便何也朱子於魏良齋墓文以其言及近習故

不敢直書其事者慮有泉壤之禍也今語録所書不止近習而已則其見書者之子孫其憾怒何如也第此書終不可泯則校讐諸本爲一善本而藏之名山此一事也未知如何所欲禀者不勝其多而委身枕席精神昏憒口呼不成倫脊只冀恕察

又 壬辰正月

此月十二日惠書昨才承拜備悉累牘教意矣不免小人之諭此實老拙者事承教以來益增瞿瞿也春秋補傳承俯取聱說自幸鄙見之不悖也大槩後學存心不厭於過謙也盖只以程傳補入則稱之以傳亦無不可而今者不然取捨權衡在手裏低昂如此

而自稱以傳則不無後人之起疑故敢有前書之云
耳太極問答亦採鄙意盖傳疑之義自是寡過之道
耳修潤之云盖欲爲後學之地耳今來示如此益見
謹嚴之意矣然於其的然差誤處分註用某下疑脫
某某字疑作某之例則旣無輒改之嫌而又有嘉惠
之功幸乞更加商量如何李景臨跋文卒蒙取示則
何幸何幸石潭日記只在國史野史之間要以定一
時之是非爲後世之鑒戒其爲知罪之意深矣其書
之出自愼齋門下當在丁丑戊寅之間矣此時李公
景閔守沃川自沃川遞罷後爲白川則其所置謄本
正是出於春兄轉寫者耳承諭先生手寫本未知從

何人得之耶雖得手寫而亦難信惟白休庵一欵見抹於牛溪先生者實先生手寫本也心經標題乍看一板頗有未曉處自愧衰落遽如此也猥有別幅幸賜觀覽如何其餘謹當追後籤標以資取舍也文正公文字固當唯命是從矣○季周云云吾輩身在閑地不當入於是非叢中第念孟子未嘗不以謹言爲戒而又以好辯自任者誠不得已也今日此責正不能無望於尊兄也

又 壬戌五月

三月十五日書近才承拜備悉示諭甚恨到來之晚以致稽謝至此也教官君所序太極問答不在胎封

中可恨石潭日記䰗出路徑不料如是之多也其在
愼老家者實是老先生手筆故愼老如是襲藏耳心
經據退溪諸說其表章之自退溪始無疑猶以爲靜
庵表章則實似未安故前書及之矣更加詳審如何
高明所附諸說甚有功於後學如桐葉出處退溪以
下之不能根究者今亦掩藏不出則恐非公天下之
心故不敢爲私有之一物也至於好辯之諭不敢聞
命朱夫子論學者於是非之源毫釐有差之害極其
至矣雖不敢不敬信而猶未身親經歷也至於曩時
然後益知其不我欺也曩時其人悖謬張皇攘臂切
齒以攻朱子而一番諸公極力扶護反以攻之者爲

謬妄使其勢益張以至　宗國旣亡而後已雖洪水夷狄之禍恐不至若是之甚也今日雖得孟朱之力量恐不能補敗善後復於全完也然而或有陰護之說乃行於士友間不知世道將至於何等境界也孟子以能言距楊墨者爲聖人之徒而朱夫子亦以爲弑君之賊不必士師而誅之况今日如尊兄何等地位而乃以未能知言養氣退託而不爲之所耶若必知言養氣必如孟子而後乃能攘斥異端則是必士師然後乃治弑君之賊人類幾何其不盡哉垂死醜劣猶不勝其憂歎所望於尊兄者不淺而尊兄之意乃如此愚恐李文靖眞聖人之言非久而發於高明

之口也所徵諸說一一搜撿以上聞官資 召旨比
前有加想益蹙蹐不安矣未知何計而脫出耶奉慮
無已

又 壬戌七月

日者復書猥進瞽說方虞僭越得罪門下過蒙赦宥
復賜回帖教諭勤悉旣感且慰無以仰喻第迷孫相
見卽說門下以愚前書所言專指令人不勝驚愕矣
細讀來書則其言果不虛矣今日紛紛極令人疾首
此雖病風必不爲推波助瀾之事矣且來諭多有自
謙之意盛德之言安得不然然必待養氣知言已至
而後可以闢異端則是亂臣賊子必爲士師然後可

誅也無乃與孟子所謂能言距楊墨云云者背馳乎且如先儒所謂欲待正心修身之盡而後可以齊家則無是理之訓似若爲來諭預爲準備者也且今日誰爲孔子而顔子只得如愚於陋巷耶凡此等所諭俱非淺陋之所敢曉者故還以稟請伏乞詳賜指敎俾得奉以周旋不勝幸甚靜菴遺文承已整頓斯文幸甚若蒙投示則又淺陋之幸心經標題曾送於玉堂諸公已以此意奉白豈其書未徹耶可訝玄谷文字易紙修刪先碑補寫猥皆聞命矣只緣頗有遠來者不能無酬酢以致來人久滯殊用竦息天時向涼伏祝爲道加重以副遠誠

又 壬戌九月

秋序向盡緬想此時閒居味道日有進修之樂區區瞻慕蓋不自勝此荐承 召旨將成不進則不止之勢故不得已以殘喘少延則忍死就道爲對以爲目前苟安之計矣今則日月已久義不敢堅臥於家以重誣罔之罪且伏聞 聖上於筵中極有企待之意故不得不力疾出脚行行且止以看氣力之如何此間狼狽何可盡言未知執事將如何出場眞所謂同病相憐而亦不能相與爲謀徒有恨歎而已目今良悠天怒 宗國危甚執事終無世道之念耶喬木大家自與草莽賤蹤有異仁人之心終有扶持之意則

如我學識雖甚鹵莽亦將策勵跛躄以助下風執事豈有意乎苦衷耿耿涕幾隕之傾倒至此幸恕僭妄也

又 壬戌十月

兒子來伏承前月廿五日惠書謹悉體道昭隆起居珍衛感不容言第所謂村里生輝令人捧腹村巷住得吏部侍郎自能輝映林巒老敗傴僂者只招里童之嗤點尊兒之言無乃太戲劇乎承宣追到何勝皇恐每遇行路之人輒復發汗沾衣也書冊猥蒙許秘深荷深荷最欲見者十三經註疏也第未知架上所有者某某書故不敢冒請或使門下録示則欲請其

最要者矣先師所聞栗谷語曾以若干條仰達矣或
蒙録示則當以未達者録呈也比年以來京外諸生
多讀退溪集而來問其疑義故曾欲撰作記疑一册
以示之矣今適來此幸邇高居故姑以數編中可疑
者爲目以禀更望留此鴈僧付籤以教如何多則恐
煩聰目故如是略少矣此實數年前宿計也如蒙不
賜揮斥則繼此而往請者不止此一書而已也

又 壬戌十二月

所付同甫書承拜慰甚第審動履失適仰慮區區此
中一二士友幸賜臨辱朝夕不無所事較諸前時放
過爲幸多矣只不過蠹魚事業或於存心省身反有

所害者還增忸愓也執事勞勤想有君逸臣勞之益晦翁豈欺人哉栗谷語錄屢勸下徵甚愧不敏也所呈數條雖不失大意記言易差古人所戒其滯澁未通處幸加修潤如何歲序將換只祝益膺亨泰以幸世道〇退溪集問目幸從速垂教以開昏惑如何

又 癸亥正月

每欲修書而無暇昨者與左揆說話于外司左揆請對因謂某亦來即蒙 賜對 上迎謂曰朴某有來意極有喜色矣大抵鄙意以爲世必有主張世道者然後人免於夷狄禽獸程朱豈不思自安逸之道乎況老兄寔文正公之後孫也文正公以死明義之効

至今受賜今何可不爲繼述之計乎且竊伏見 聖
上近日數事 仁心藹然可以有爲而無能有以承
奉者故諸大臣竭望於老兄之入來 上下此意何
忍孤也且聞朝議携貳則國必亡矣鎭定保合之責
專在執事故如愚者之腹亦以爲今日成敗吉凶繫
於老兄之行藏也其大槩說與迷孫而以客冗亦未
能細悉

又 癸亥正月

纔作書以附孫兒行矣垂狀輒至感慰無量比漢去
就本自鹵莽寧有擬議曲折也只視元履爲去就之
志則已決矣迫斯可見實今日執事之義然父母之

國與古人之追尤異矣昏塞之見如此幸乞俯諒也餘在前書不復煩縷統希照亮

又 癸亥正月

兩書慰瀉況縷縷誨諭尤荷不鄙之盛心也竊瞷盛意今日之難進全以此漢之無成而徒竊秩祿爲戒前車之覆誠後車之利也然强材竪木員于爾輻而屢顧爾僕則越險過坎如涉坦途矣是故車之覆敗者前後相望而未聞以是而廢車者也今日 主知人望無如尊兄而兼且富有其具當此危急存亡之際縮手袖間無意於拯濟則吾恐仁人之心不宜如是也若其高官厚祿皆無所慮者今 主上待執事

以賓師之位而不欲煩其職事常祿則雖如此漢之
庸懦前後一未嘗承受自 上雖有別賜然亦嘗免
死而已而還納者多然 盛朝寬大不以爲罪而能
容之況如執事者其所處何慮其不愜愜也除是今
日所遺眞孟子所謂迫也踰垣閉門之外更無可免
之道甚爲執事者憂之大抵高明懲於賤拙之狼狽
而不欲進則此實搪塞賢路之罪人固當拂袖歸山
羞愧以死之不暇而猶爲此言者誠不忍世道之陷
溺國勢之危急而願高明不以果爲高也且念 上
聖聰明逈出千古如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則捨
此時而誰可哉然冷煖之知將不待餘人豈此區區

頰舌之可動也總惟默會

又 癸亥正月

士直替到下蹄失適之中有此勤教感悚尤切 宗國云云前書不言者非不欲言蓋不待言也周官曰粵無鎛燕無函吾儕今日去就無非是物則言之於紙上者豈非粵有鎛燕有函之類也且昔年之輕於退去者以無執事之共事故也執事今日若入則此何苦不留也此可以意會不須以言傳故不復縷縷總惟財照

又 癸亥二月

昨日 筵中有何說話所進者何言 下教者何辭

詳示爲望昨者日氣甚惡不敢觸冒終孤同對之
願極恨極恨且今日憲啓初欲至誠鎭定而旣不可
得則任其所以無或激觸者此吾始終之意也不料
諸人乃以救光謗我云此甚可笑如此潰裂决無有
爲之理中夜以思只增憂歎而已

又 別紙 癸亥二月

別紙義理明白本末備具何敢容議於其間哉惟鄭
道傳条有未安者盖當時牧隱守正道傳以邪慶貞
與今日相反矣其下雖有意義自異之言不甚痛快
而適足爲邪黨執言之地未知如何至其所謂定國
論者盖與上条湔滌拂拭之意相照此正明道之意

也然更與朱子答鄭景望書及語類所論咸卦憧憧
說參互商量俾無後弊然後可以爲至當之論也復
念大義之說雖朝夕談之不絶於口然今日　君臣
上下若不如衛文漕邑之爲則終無益也伏願加意
焉

又癸亥二月

書才出門而崇帖先至教戒勤懇不翅提耳仰感德
意無以爲踰不廢應接不專爲懶惰之責凡玆辱臨
之人非素親愛則卽是尊貴亦或有酬酢之際心神
疏暢者故不能牢關深處也今來誨如此謹當奉以
周旋耳　開筵不頻啓沃間斷此甚可憂今日謂必

進赴矣並與雲擧而迹阻不勝慨然也選科節目其
已商量否始雖齟齬其所得終必愈於胡亂吁呼之
輩未知大臣之意如何耳　教文所慮深矣然只在
述者之能而已若丁寧其意而深沒其文則恐無意
外之患也副本還納

又 癸亥三月

問書深感去夜今早穢症連發且甚危孰甚焉所諭
不安云云豈戲之耶韓富諸公上殿未嘗苟同下殿
未嘗失色執事平日讀周孔書而今欲自處於韓富
之下耶極好笑且疏辨之諭尤覺多事也此等事元
不宜拖長小事拖長則大事鹵莽伏乞從今斷置而

惟急務之爲先如何賤疾差可無期恐不得仰助下風今日大弊因循頽墮無誠實意思若是則賢俊盈庭而無益於事此病思之日夕耿耿者也心經釋疑亦旣數年而今始就正於執事小者尚如此他尚何說今番若蒙梳洗勾斷則何幸何幸

又 癸亥三月

皀鴈微蹤屢勤陳 啓已極不安而昨示又如許心竊皇縮矣玆承旋止喜幸孰甚焉薦科諸議僉同可見臺體當如此亦可幸也第病懷耿耿者有之 聖心於執事仰成旣如此大臣諸卿相信又如此士林愈益尊慕如此而或失民望則人必謂賢者之無益

使淳于之說大行而禍世道也必矣此豈少事也竊聞冗雜事頗由差備而出入云自古事不由中書則必致亂此最關緊處幸須詳審虛實毋惜忠諫如何如何此等事可類推也此外則大臣日坐政府檢飭百司而因行因茸是今日急務也愚則已言于大臣矣○今日 朝政一如吾輩爲學恒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卒至於老而無聞此甚可懼也高意以爲如何

又 癸亥三月

昨 對進講何書今日所急請 上明於賢邪之辨不爲異說所惑可也元祐諸賢不能如此所以見譏

於晦翁夫子也今不能然則此所謂參政他日之憂也

又 癸亥三月

昨覆感戢第所答非所問邪正自與黨論有間如曰論邪正而眩 上聽云者豈成義理朱子以元祐諸賢不能開悟上心而惟攻小人卒以取敗云云蓋當時君心不明以邪爲正故也孟子以格君爲先者良以此也今日 聖上聰明必無此慮然竊觀朝議則有妄忖 聖意者然毋乃有些所以耶心竊憂之故有前書之請矣執事亦不諒鄙意所在豈辭不別白而然耶悚悚

又 癸亥三月

夜來體中如何今日將赴　筵席耶　開筵固罕而執事之入叅尤罕恐不是小事奈何奈何賤疾支離休致之　恩命尚未諳謝皇恐皇恐　宗廟有未安事今以小劄陳白如　賜俯諭幸明白啓達如何比日所爭終未歸一盖鄙意則只欲從容啓沃俾　聖上明於邪正之辨此非私言程朱以來不作第二義看執事何所可病而以爲眩　上聽耶其後又以邪正二字轉作朋黨此所以愈多而愈不合也試取最初鄙書而看如何栗谷云東西二字本不干於臣身今日廷臣亦以栗谷爲師則時事可庶幾而乃反爲

西南二字所制縛左顧右眄而邪正二字置之相忘之域此非小憂也苟相與之厚傾倒至此悚仄悚仄餘俟他日面竭

又 癸亥三月

夜來動靜如何今日承 命詣闕耶賤疾一向彌留自知日迫故昨日急上 廟號之疏未知羣議將如何耳老子命薄小有干涉輒見窒礙今事雖如靑天白日恐未易順成也

又

回示謹悉此事只論其合於義理與否而已恐無反復詳審許多曲折也愚慮初不及此而只發言者例

於大小事必被阻攔故憂之耳

又

昨因校書氣極不平奉對時尤極憊劣不得說話終夜耿耿不能自已即拜下書甚慰此心示諭謹悉但今日事與唐宋事自别唐宋只是君上生時所上則誠爲不正矣今日大意則只是　二祖有之而於　太祖無之則　二祖之心必不安矣於　宗廟享體亦有大段難便處今雖追上而不敢以過實之號加之則名正理得得安於人心矣鄙見如此未知如何

○試觀朱子所論僖祖太祖論議僖祖雖無功德而太祖猶當以子孫屈今乃以子孫而反加於有功德

祖先則道理何如也

又

示諭謹悉惟是第惟以下有不敢知者所謂訾議者指何事而言耶雖以武王猶有未盡善之訓必欲待後世衆口必無一言然後爲可則自三代以後竊恐全無此禮也未知今日羣議如何而若果都無異辭之後生此節拍使善美大事復爲臲卼未知如何賤疾日苦無計進禀徒增慺慺議草還納

又

今日事不勝可慮一朝宰得失奚翅微細而一番羣議以爲大事攻之如不克而置 國事於度外眞所

謂逐鹿而不見泰山極可歎也昨 對領台消商鎮定
之道而亦未有善策蓋慮反有翻上之患也最以俞
憲啓辭形諸朝報播之外方上累 聖躬下藉口實
將以爲無限禍本爲大憂雖以鄙見言之亦不能以
爲不然也昨見士肯則見謂俞臺若上章自劾則可
無此憂此則似矣而俞已遠出且未保必聽人言是
甚可慮領台且說有人云令欲鎮定而不能得則反
成推波助瀾之歸不如置之以俟其經年閱歲而自
止者爲最長此恐是深思之言於高意未知如何憂
虞此極潰裂此甚中夜以思明發不寐亟起以禀幸
商教之如何他不備

又 癸亥三月

路聞執事嘗說恐被其欺今日乃反欺我何也豈所謂德人蘇張耶然欺我猶可而獨不念 聖上何也昨見留書不勝驚駭欲效鄭侯之追而病不可得出於下策亟欲請 對才擧數百武眩作欲墜投入路傍勢甚狼狽只投短劄經宿而歸其所謂膰肉者無乃儕謂知衆人之所不識耶除是不同其退古人謂之小人執事如無再入之意則此漢雖帶職名猶無留義況此閑身乎一棹溯江相邀說話也非惡事但淫虹連日貫輪此亦恐難得也奈何奈何

又

年間體履如何賤疾一向沉苦奈何奈何副本呈納
記昔 孝廟初服同春在朝其時訛言不勝其多
孝廟特寘做言之人以靖之而猶未止息卒值敵人
壓境幾覆 宗國今時與彼時又相遠故耿耿之心
不能自已有此冐陳非爲身謀實爲時事深慮也

別紙

副本所論其於 聖學甚切而且實矣第略欠賓主
之勢更加點化如何病昏日甚語失倫脊酌量幸甚
○格致是明義事最初工夫也誠意是可用於幾字
以下也大凡格致誠意幾三者叅錯互見而無賓主
之辨至於幾云云語勢似倒恐加點化也○以體用

言之則敬重於義故先儒之論多主於敬而朱子却恐人遺却集義一邊而流於禪故又提起義字以救其偏自是一義今別以義爲言者豈以萬幾酬酢尤當主於義故然耶然則此處別爲一段語請於酬酢之際常不可一毫放過云云似好未知如何

又 癸亥四月

不省祖墓已四年矣霜露感切遑遑曉出來然昨於尹金承宣以鼇出旋入爲言矣今見覆書有負 聖上語無任惶恐然如果負焉則使之視效者果誰耶好笑大抵變異之慘振古所無而大小緩視少無汲汲遑遑底意思久而同受其罪恐非所宜此朱夫子所

以以家族不足惜奈於天下國家之說警南軒也

又 癸亥四月

日間起居珍衛此衰病日加一日且見時事日棘憂

追靡届如癡如狂也執事旣立乎人之本朝未知將

何爲計老夫欵欵無處告訴敢復發此於執事耳

又 癸亥四月

朝進未得穩承淸誨歸來悒悒也卽拜同甫所傳手

札極令人惘然也鄙意無他當今大體所在惟尊周

大義而已故意欲因此以明之不料廷議不咸仍成

鬧端追悔莫及竊膶高意深以此事爲非若然則今

日直請罷休勿議可矣何必更詢大臣以致節上生

枝也末世之弊唯是媕婀遷就終不濟事前後一律今日正當懲此而不當效也　潛邸云云尤不勝可笑孔子稱舜爲大孝此孝字只擧尊爲天子以後而不及於竭力耕田時事耶凡此等義理非愚昧所敢知者敢以稟知伏望明教也

又 癸亥四月

病蟄深谷溪聲亂耳惟以不聞紛囂爲幸矣忽此承書慰瀉無已明道伊川同氣同道而所見不同如條例司是也韓富協心事君上殿未嘗不爭下殿未嘗失色此何傷於同而異之義耶第此漢赤心惟在於尊周之義而異議紛然更無所望於斯世矣奈何同

甫所投書趂卽裁答矣旋思多言害道又慮因此而
益增傍觀者口舌故還爲滅去矣餘病思嗒然倩草
不宣

又

復書登徹否時雨霈然人心胥悅天其或者助宋乎
否耶贊祝無疆也金化宰慈毋卽吾老妹也病將就
木願與永訣同氣之情不忍不就明將東指往還將
不多日只慮中路疾作以致留滯也日者奉對時敢
陳大舜稱禹之語矣未知高意如何克勤須從惜分
始克儉當從去奢入而其大本則又有所在幸以此
頻頻啓沃則以　上聰明豈不樂聞而力行哉今年

南學士承 命來宣以欲講周易之意此必此書犂然有契而然矣兼且程傳義理精密若於此得力則修齊治平之道亦不外是矣以故敢對以自 上自度力量可及則講此亦無妨然必講啓蒙然後此書可讀云未知或不悖否未知執事何以爲對也○自宣廟於易學極留意至 顯廟尤酷好矣今 上想亦承家法矣倘以知德性道理之大原則事無足爲者矣今日非執事則誰能啓沃哉

又 癸亥四月

非意伏承手字存問感荷之私不容名喻第知有嘵嘵之談則驚愕甚矣豈有生同志死同傳者以些少

論議之同異而爲去就哉第聞打愚去國去就似不可參差此則不可不入思量也幸財教牖迷也

又 癸亥五月

日者惠書久稽謝復盖緣峽裏無便也卽日起居神相萬福得時行道實聖賢大公之心也未知近日事如何此蹤跡䠥硊不免中道徑歸忘 恩負 德罪當萬死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曾以上殿未嘗苟同下殿未嘗失色之義仰塵崇聽矣今聞門下諸人或不諒此心云豈此無狀不見信而然耶今日事政如聘翁初出時延平所告之說而論其大本則又有在焉此則惟在執事與打愚之盡誠啓沃而已此方欲整

理舊書而精力已耗輒思昏睡蠹魚工夫亦將廢閣矣自憐奈何前上退溪集疑義見在何處乞蒙投還也餘祝倍加保重以慰跱望

又 癸亥五月

纔上一書未及登照而下狀先至深咎不敏而感戢增深此漢難安之勢視執事昔日如何也子貢問終身可行者聖人所答不出恕之一字想此平日所講服者矣今日事只在大本之如何而私意根株或未盡祛則雖羣賢彙進終不濟事今日啓沃之責惟在執事頗入 經席而已打愚雖文彩少遜於人而乃其忠深學明則實非近求之品彙幸望協心共濟如

何喋喋利口雖快一時之聞見而其害有不可勝言須力求樸實忠諒之士以輔　王室實執事事也苟不鄙之盛心不覺傾倒智者必笑其愚也

又　癸亥五月

前後書皆不見報答想見沉滯去夜並承兩度惠書慰戢不可言賤子蹤跡元不能安自有俞事心神愧赧殆無以對人也執事　主知人望俱極隆洽幸會不可失不幸而言不行道不合則雖欲不去得乎匪此而先有自便之意則便是私意非大公之心也如何如何餘前書備悉不復覼縷

又　癸亥六月

報書謹悉第見盛疏謂其實以扶持　宗社危亡爲己任云執事試見我果有扶持之才德乎無其具而以此自任雖病風喪心之人亦不至此也告　君之辭何如是率爾也惟國亡與亡之說屢出於口吻此則雖無知常漢亦有辨此者故不以爲嫌矣今日之謗以爲欲扶　社稷之人何以徑歸云常以爲詡矣今乃知實原於盛疏矣一言以爲智不智之訓其熟讀耶今日王雩之謗又大行於世此則距心知罪矣平生讀晦翁書而不學毫分事所學者惟横渠所戒而已滑於口自忍不得此則令胤必怒之矣且不以言於令胤而言之於其所親此亦未善矣書中大意

可見爲世惓惓之公心矣只有害無益自知甚明以
近事言之則誤信晦翁臺省統於宰相之說一番妄
發而其流之害至於舉朝洶洶已涉三月而不止此
所以招直士之口語矣晦翁之言亦有深意非倉卒
可盡也除非今日之責都萃於執事未知執事何以
善其後也中夜以思不勝慺慺也

又 癸亥閏六月

褫中伏承今月十七日遣書開牖愚迷反復諄悉殆
至千言自惟平生獲此於仁人君子者曾所未有旣
感大君子愛人之以德而又自幸此身猶爲可敎之
人也仍審浩然東歸閑居味道日有新得之趣嚮風

馳義不勝欽歎也第竊瞷開示之意似若以愚爲動於來往之浮言者然是何平日慕用之誠不見孚於高明也夫人之所見不同本無害也雖以程夫子言之然(恐誤)於條例司不能無異同之見至於朱夫子則以一人之身而不免有先後所見之不同何必一無異同然後爲道義之交哉況始雖參差而終有同歸者然(恐誤)以 廟議言之當初執事之論似無可回之意其後疏章乃曰追上謚號乃臣子致誠之至此可見濯舊見來新意之妙法其視初無異同之義益見其學力之難及也若乃囂囂之說是末世常事亦何恠哉恠裁省一事終不能釋然於心蓋大學只言治

道不及治法而惟於理財之道反復言之聖人又言節用而愛人此豈非急先之務耶今之胥徒實蠹財之大者而締結宮掖誘餌士夫勢熖熏灼莫之敢言其所謂撼天動地者斯實語也曩者許積爲彼輩咆哮於　搨前而當時助積者亦力故其議終不得行矣今日則　朝廷形勢大異於彼時始謂可保必行也不料執事以胥徒之慾而請罷之胥徒之慾當初固知之矣所可惜者此事每拘於內用而有所持難矣今日則　聖上終無靳惜故所減大約二萬石矣如此則生民膏澤之竭庶幾少紓而竟至沮格此則每費沉思終不得其說也然青苗是非朱張猶有異

同此亦何傷惟是朝論蠻觸幾乎肉薄如此而不至
於流血千里者未之有也爲刀爲肉兩敗俱傷而
宗社亡矣此將誰執其咎中夜思之不勝寒心土亭
論當世急務以粟谷之留朝爲妙策今日所望於執
事者正如此執事其念之退溪集劄疑蒙賜訂示何
幸義理天下之公如此往復少無害於尊畏前輩而
抑未知外議如何是不能不惶恐也

又 癸亥十二月

臣民不天失我 聖母普切哀號靡所涯極初七承
音劃卽就道疾病危慘隨意休息今日始得入臨念
昔 手札德音隕慟倍深仍又猥蒙 引見哭泣之

戚深墨之容實不忍竊仰也彼蒼者天胡乃忍此此際伏蒙下狀備悉示諭感鏤無已所詢無於禮之禮據朱子說則君喪不可哭於私處當於官舍矣退翁於老耋後或行　君祥於書齋此則略與朱子有異矣未知於高意如何幸望因便見教也

別紙 甲子十二月 今誤在此

聞執事以豚兒之妄發而讒言巧發謂此訟易決云信否此有菑豚試請陳之執事解疑焉甲寅秋愚爲應　顯廟誌文之　命而西上遇錦李於廣州官村時村里頗會厭其煩擾携李而移寓于奉恩寺時宋參議時喆諸子先栖于此寺來見即歸其房矣夜闌

李曰吉甫書院之猝遽吾儕不能止吾儕忠信不及愼老遠矣曰吾則使之聽於　朝許之然後始役可也雖不明言其猝遽而其難愼之意可見而渠乃不聽此欲先發後聞之計矣李曰聞梛壽芳之言乎曰未也曰吉甫嘗稱以美村矣身後忽稱以魯西先生柳曰魯西魯西只可稱以達魯先生也達魯花赤乃麗時虜官管東方者也外議如此而强作可乎余曰梛以侮辱孔子被罰於大學吉甫之被詬於此人還爲榮幸矣第彼家頗有無忌憚之意此乃驪江之氣習此甚可憂也及江都俘奴之說大行也余嘅嘆以爲欲汲汲尊奉反招醜詆其癡騃甚矣因謂豚兒曰

竊聞恭之言柳哥之言尤可辱也其後尹以書來詰
言根而以豚兒爲證蓋以李不言而中間做出也愚
問於豚兒兒則頓忘之而謂之無是矣及尹之抵尊
書以何言可信爲急持之端然後又問豚兒則豚兒
渙然覺悟曰果有此說於與尹同宿時矣然只記其
舉李爲言而亦不記其所傳者是江都俘虜與達魯
花赤矣此兒善忘然性直非不忘而故諱之也其所
聞於其父者不諱於尹則其言之於尹者顧諱於其
父耶至於吾儕忠信不及愼老云者其說甚長八松
公自　天啓丁卯爲正論宗主至丙子孽虜僭號益
奮義勇嘗於　榻前啓曰臣八子皆當爲卒伍而戰

死臣不恨也因涕泣而出聞者聳動矣及南漢圍急虜責出斥和臣諸公若吳尹爭先自首而八松病處深巷又其胤校理君諱不以言盖恐先諸人自首而不免也既而八松因所親始聞之大罵校理君而郎扶詣籌司自首其時曲折實如此而物議喧騰以爲求免而不自首又以爲請使八子皆戰死而不恨何無一子之死耶以是譏誚盛行而不已其後尼山立祠之議發於鄉人李絅等而不適於列邑徑先燔尾愼老曰語尹不關物議而聽鄉人此議必見笑於人卽招尹而語之曰尊大人節義終不可泯滅然方今則謗言頗多雖以吾家言之李士深姪子益㷁亦有

不滿之意則他人可知也又昨聞鄉所言則城主揮斥李絅等役軍之請而適見場市人多微笑曰多矣多矣尹家何不驅此市人立祠而煩請於我乎諸君何故以此時冒此氣色乎蓋其時以尼山柳濯逆變合尼連恩爲一縣而其時太守即許厚也尹歸而止之而止其後尹之喪畢後余在華陽小尹以書院之議來問余以爲清陰先生嘗侍母夫人久居於尼鄉人至今言之若立書院則以清陰爲主八松二世爲配則好矣且 朝家旣使上聞然後立院必先陳疏以請可也尹皆不聽焉一日有一名紙稱以永春儒生使兒輩延入則其動止言辭極其駭異矣猝然

曰吾是尹先生院儒也余曰尹先生爲誰曰不知尼山先生乎余曰尊從事於尼山而自尼山來乎曰曾立書院於永春矣曰願聞其說曰先生游山時自江原道經過吾縣故立院矣曰然則經過之地皆立院乎曰不知也誰主張是曰聞尼山之議謂之當立云云矣曰然則來見我者何意曰欲聞奉安儀節矣曰吾則不知儀節可問於有書院處或尼山可也大抵尹大中鑴毒專以無忌憚爲道故永春之院亦不稟而立之且不念享祀儀節之亂雜無章鬼神不享之實理而要得遠近尊慕之虛聲豈知少有知識者冷眼看了而一哂也大抵當時豚兒固妄發於尹而及

對其父之時則又頓忘而妄對又不辨停虜達曾兩
言之各異而混同焉大爲彼所持此則兒子不敏鈍
根之致也然尊不待兩造遽欲處斷恐非哀敬折獄
之道也且彼明言甲寅以後吾與李無相會之日此
又誣矣宮村之諸生奉恩之諸宋至今皆在何可誣
也

又 別紙 癸亥十二月

高陽問答不幸甚矣蓋渠以諸長者以爲訛傳甚多
害事不細必須詳悉錄出然後庶可鎭定云故渠然
而錄出夫 榻前注書記言記事猶多差互況玆追
錄於日久之後安保其無差耶非但翰注程門諸子

何等學術而朱子多譏其所記之全失師旨且如我
老昏前忘後失然猶或記得其彷彿竊以爲其所記
録不至於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也若謂之屋下說話
不必寫出以惹紛紜云爾則渠必服矣苟如今日言
者以爲要害執事則渠不服矣聞渠始欲先以奉質
於執事請其刪定然後示人其徑先傳播則莫知其
由矣且今言者之說執事亦不能無惑志於其間愚
請言其無理也當初　廟議之發也不以爲是者
聖上也大臣也皆出於貶薄　聖祖乎若曰尊號既
上之後則有不敢云爾則有一說焉宋之趙相既毁
拆宗廟太祖東向之位然後朱子猶力言其非至曰

寧欲無生且僖祖無功德之說實出於樓陳之輩而
朱子公誦其言於劄中且有曰使兩廟威靈相若排
擯云云而當時不以朱子爲害樓陳及趙相也今若
謂欲以貶薄 聖祖爲罪人云爾則貶薄 仁祖於松
山事者獨無罪耶爲此言者自不見睫殊不可曉且
聞子仁以毋死不明持此孫甚急此孫何敢涉跡於
名塗哉以故藝苑之煎迫無限而一向斂縮未知何
時而有出場日耶今執事使此孫出而應講豈未聞
物論耶抑聞之而猶使冒出耶此孫繼母果以心疾
自投於礪山江水于此孫何事且其時此孫隨我遠
栖於俗離絶頂聞訃而歸其時年甚幼矣猶以爲累

則未知何說也愚於此孫元不欲赴科場渠亦無進取之心只迫於家議隨例出入不幸登名然只以家貧親老低徊縣邑而已幸毋攙掇俾成其志則實君子成己成物愛人以德之道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五十六